

徐悲鴻外傳 (十四)

— 綺麗美夢成泡影

● 戚宜君

烽火漫天同床異夢

重慶夏季酷熱，冬季多霧，霧裡山城，能見度僅及三五步；櫛比鱗次，高低相接的市區房屋，都籠罩在一片迷濛的雲霧裡。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夫妻感情，也陷入雲環霧繞的情況中，撲朔迷離，難以究詰。

重慶是在長江與嘉陵江的合流處，形成一個狹長的半島，三面臨江，陸路只有西方「浮圖關」一條通路，形勢十分險要，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。

蔣碧微入川較早，一年後國民政府才由武漢遷來重慶，當時他們租住的「光第」，算是相當高級的住宅區了。

徐悲鴻在蔣碧微那裡碰了釘子，曾經與吳稚暉合住過一段時間，後來中大在沙坪壩的宿舍建成以後，就搬到學校去住了。

中大復課了，薪水也發下來了，徐悲鴻沒有忘記他有養活妻子兒女的責任，託呂斯百送了一百五十元給蔣碧微；蔣碧微覺得這個人還不能算是完全無藥可救，心中不免為徐悲鴻稍稍留下了

一些兒迴旋的空間。

第二個月蔣碧微親自到離重慶市區二十多里的沙坪壩向丈夫拿錢。兩人曾經有一段剖心挖肝的懇談，說到傷感處，徐悲鴻居然嚎啕大哭起來，抽抽搭搭的說：「烽火漫天，時局如此，我們還是不要再鬧了吧！再鬧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呢？我想不到你會那樣堅決！」

徐悲鴻已經哭得像個淚人兒了，蔣碧微還在非常理性的數落他，而歸結到：「我和你做了二十年夫妻，我並沒有失德的地方，何況還有兩個孩子，我又不想再嫁，原先你曾經答應過薪水要給我們母子一半來生活，我要奉勸你，作人最好是漂亮一點！」

那廂是純用情感向她傾訴，這邊卻十分冷靜的以理智來回應，徐悲鴻與蔣碧微婚姻生活的不搭調，由此可見一斑了。雖然如此，這次的溝通，雙方大約都瞭解了對方的心意，因此，第二天徐悲鴻便搬到「光第」來，租住的房屋自然是沒有自己家裡寬敞，於是兩年未曾親近的夫妻，這會兒又同榻而眠了。

所謂「貌合神離，同床異夢」大約就是這個

樣子，白天夫妻之間無話可說，夜晚雖然睡在一張床上，卻各想各的心事。這年年底，日本軍閥以主力猛撲南京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，蔣碧微一心掛念著張道藩的安危；徐悲鴻心裡想的卻是孫韻君此刻不知身在何方？

除夕夜裡，感觸特多，躺在床上，輾轉反側，難以入眠。白天裡蔣碧微無意間發現丈夫有一枚碩大的紅豆戒指，據說紅豆是孫韻君送的，徐悲鴻用金子鑲成戒指，戒指裡面還鑄刻了「慈悲」二字，「慈」是孫韻君另一個名字「多慈」，「悲」自然就是「悲鴻」了。

想起這隻戒指，蔣碧微心裡就有氣，於是便侃侃而談彼此感情觸礁的原因，至於她所表現出來的冷峻態度，完全是受辱被迫而來。並向徐悲鴻宣示道：「以前你會向我父母說過，說是你到那裡都能打得天下，而我離開你就不行了。但是，我如今一定要努力奮鬥，假如奮鬥有成，那我便會離你更遠；要是無所成就，就祇有兩條路可走：一是自殺，一是向你乞憐。不過以我的個性來說，恐怕是走第一條路的可能性較大。」

徐悲鴻默默的聽著，一字一句都像像是利刃一

樣刺痛了他的心；翌晨一早，顧不得是大年初一，便收拾行李搬回中大宿舍。口中喃喃的說：「人心大變，無法再住下去了！」

這會兒蔣君微是真的要自立更要奮鬥了，先在復旦大學教授法文，後來索性隨學校搬遷到北碚對江的黃角樹；翌年又搬回市區「光第」，開始到國立編譯館工作；後來又接受四川教育學院的聘約，搬家至磁器口，地當歌樂山麓與嘉陵江畔，正值日機對重慶實施疲勞轟炸，雖然住在鄉間，照樣也碰到過幾次驚險的場面。

再說徐悲鴻自從遷出「光第」以後，一心意把精力與時間，都投注在中大藝術系的教學上，再嘛！就是從事繪畫創作了，他用教學與創作來取代他生活中的不幸，也惟有如此，才能使他感到欣慰與滿足。

徐悲鴻畫了一幅自畫像，畫面上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，站在兩棵巨大的古柏下，遙望著遠方，腳下是亂石、流水、幽蘭，並題詩一首云：

亂石依流水，幽蘭香作威；
遙看群動息，佇立待奔雷。

意思是說畫面上的自己，眼前雖然靜止不動，一旦時機來臨，便要動如蛟龍；而凝神遠眺更代表著對國難家愁的憂憤，和對光明遠景的憧憬。

相國孫女豈能亂來

正在徐悲鴻心情轉趨平靜之時，忽然接到了孫韻君從湖南長沙寄來的一封信，說是已經與父

母逃難抵達長沙，何去何從，尚在舉棋不定之中。

正是徐悲鴻心靈最為空虛的時候，本擬立刻前往長沙與小妮子相會，然而學期剛剛開始，自然不好說走就走，再說也得找個堂皇的理由，才好離開敬愛他的學生們啊！

當時國民政府各部會及軍事委員會各廳處，尚在武漢領導全民從事救亡圖存的抗戰神聖工作；而一些與作戰無關的單位業已陸續遷來重慶了。徐悲鴻說是應郭沫若及田漢之邀要到宣傳部去從事宣傳工作，於是便名正言順的於民國二十七年（公元一九三八年）四月初十沿江東下到了武漢。到宣傳部工作是假，藉口離開重慶，只到武漢打了一個轉兒，便轉往湖南長沙了。戰亂中與孫韻君在異地相逢，自然是倍感親切，徐悲鴻心頭的落寞與悵鬱，也就從而一掃而空了。

一路把孫韻君及她的父母護送到廣西桂林，拜託省府總務處長為他們覓妥了安身之地；接著孫仁霖還預備了豐盛的酒宴，為徐悲鴻和孫韻君一家人接風洗塵。因為孫仁霖是官場中人，徐悲鴻特別把孫韻君介紹為「相國孫女」，說她的祖父就是「壽州相國」孫家鼐，在清代光緒年間，歷任工部、禮部、吏部、戶部等四部的尚書；光緒皇帝實行新政時期，出任首創的學部大臣，京師大學堂（北京大學）就是他一手創辦的，官至大學士，死後追贈大傅，謚文正。

徐悲鴻十分週到，介紹孫韻君的父親時說：「這位孫傳瑗先生，想當年在京滬一帶是叱咤風雲的人物，而後急流勇退，優游林泉，寄情詩酒

，徜徉山水，是位國學大師。」又說孫母湯氏更是世家才女，經常與夫君詩文唱和呢！

這樣的烜赫家世，自然使孫仁霖為之肅然起敬，乃十分恭謹的謂孫傳瑗道：「想來當過安徽都督的孫毓筠，還擔任過民初的約法會議會長，與民國元年出任中國銀行總裁的孫多森，也都是「壽州相國」的後人囉？」

孫傳瑗答說：「都是小姪輩。」
孫仁霖湊趣著稱：「忝屬同宗，與有榮焉！所謂「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」，錦衣玉食，華堂綺院，一呼百諾，養尊處優，自不待言。孫老德高望重，夫人慈祥淑靜，大小姐更是雍容華貴，幽嫺貞婉，著實令人敬羨不已。」

孫家老小被捧得暈陶陶的，於是開懷暢飲，賓主皆樂，然而窗外卻有一個人正在掩面而泣呢！

那個人就是徐悲鴻在陽朔的私人模特兒、管家與情人的李雲貞。她風聞徐先生回到了廣西，特地從陽朔來到桂陽孫府探聽消息，隔窗偷覷徐先生與那個氣質秀雅的漂亮小姐有說有笑，狀至親蜜，不禁妒火中燒，但又自慚形穢，遂珠淚滾滾的掩面跑出了孫府。

孫傳瑗也算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了，原先他到南京瞭解女兒的交遊狀況，見到徐悲鴻一派斯文模樣，又目睹蔣君微的美麗風采，心想：這才是天生的一對，地設的一雙，自己的女兒嘛！只不過是小丫頭一個，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嘛！於是他便十分放心的回去了。

然而，事隔十年，孫韻君始終不肯出嫁，挑

三檢四，沒有一個人能夠打動她的芳心，眼看已經是接近三十歲的人了，孫家父母天天心急如焚，不知女兒究竟在等待什麼；這會遇到了徐悲鴻，於是一切都明白了。

徐悲鴻與蔣碧微的感情變化，南京的報刊上經常有捕風捉影的披露，孫家父母自然也頗有所聞；此刻女兒與徐老師異地重逢，生怕鬧出笑話，豈不有辱「壽州相國」的門風，因此，便格外提高了一份警覺。

一方面限制孫韻君的行動，一方面更三番兩次的提醒徐悲鴻說：「古人云：『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』小女是你的學生，這層師生關係，無論如何不能改變！」並一再催促徐悲鴻趕快回到重慶教書，學生需要你啊！

實在找不出理由推拖，只好離開桂林，回到重慶沙坪壩，時序已經是五月中旬了。

寡情寡義綺夢難圓

徐悲鴻從桂林回到重慶以後，白天處於飄忽的亢奮狀態，夜晚更是美夢連床，真箇是「人在重慶，夢繞桂林」；好不容易盼到暑假來臨，便又匆匆的前往桂林去也。

這時的蔣碧微，搬到北碚對江的黃角樹住了一陣子，又因為改就「國立編譯館」的工作，再度搬回「光第」的樓上；斷斷續續聽到了一些丈夫的消息，花晨月夕，觸景生情，雖然生性剛烈，偶爾也有脆弱情緒的湧現。一天夜裡星月皎潔，深宵不寐，遂自怨自艾的寫下一首七律云：

生成薄命更情癡，敢怨君心日我離；

強自歡娛愁難展，背人偷灑淚如絲。
往事心頭日騁馳，小樓景物耐尋思；

恩情已似飛灰盡，夢斷巫山未有期。

正當蔣碧微暗彈珠淚的時候，徐悲鴻則在桂林笑逐顏開的與孫韻君徜徉在旖旎的風光中。徐悲鴻反覆向小妮子表明此愛不渝的信念與決心，孫韻君卻一口咬定「若要生活在一起，必須名正言順；否則根本無法向父母啟口，更焉能結成連理！」

在民國二十幾年那個時代，正是新舊交替的當兒。不要說老一代的人娶妻納妾，視為理所當然；就算是新一代的人士，結髮妻子擺在家裡伺候公婆，外面再娶一個時髦女郎跟他出雙入對，也是極為平常的事兒；徐悲鴻就是這樣的觀念，無奈孫韻君則執意不迴。

憑心而論，孫韻君的確是一個溫柔嫺靜的好女孩，論家世是相府的千金小姐，論長相是纖纖合宜，明眸皓齒，論學問更是中大藝術系的高材生；最為可貴的還是她小鳥依人般的溫婉性情，真像是一團棉花球似的純淨而溫暖，見了她，就想要緊緊的擁抱在懷裡。

再想想蔣碧微，曾祖父當過知縣，祖父當過縣學教諭，其他外祖父及叔祖大都是知縣一類的官員，到了父親這一代也就與官家無緣了；而蔣碧微卻一天到晚擺出一副官宦人家千金大小姐的派頭，如果與孫韻君相比，豈不是有天壤之別嗎？

至於說到學問，蔣碧微不過是鄉下因陋就簡的初級師範畢業，爾後東渡日本，北遊故都，留

學法國那些年，每個階段徐悲鴻都在快速的在進步，而蔣碧微的進步卻微乎其微。

若論容貌與談吐，蔣碧微肌膚白皙，身材姣好，舉止頗有風韻，談吐應對更是令人佩服；然而個性剛強，一意孤行，自以為是，飛揚跋扈的觀念和作風，的確令人難以消受。

更重要的是蔣碧微有意無意之間，總是把徐悲鴻看成是配享橋畔的小戶人家的窮孩子，大有「小窟窿裡掏不出大螃蟹」的卑視意味；而孫韻君則把徐悲鴻看成是高不可攀的藝壇大師，從眼神、言語、行動各方面，都顯示出一種敬畏的意念。具體言之，就像是兩面鏡子，在蔣碧微這面鏡子裡映照出來的徐悲鴻是醜陋的，而孫韻君的鏡子裡，徐悲鴻的形象卻是堂皇的；不消說，自然是不願再使用那一面不討人喜歡的鏡子了。

此刻徐悲鴻人在桂林，面對孫韻君甜美的笑靨，愈覺得蔣碧微的調子彈得太高，動輒要求丈夫一清如水，而她本身也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女人。想到這裡，大男人的豪氣不禁油然而生，於是在抵達桂林半個多月以後，便寫了一封信給好友郭有守，決心與蔣碧微一刀兩斷。信中稱呼郭有守的大號，直截了當的道出：

子杰吾兄大鑒：弟不才，累友人以極度無聊之事，良深惶愧；弟家庭之變，早至無可挽救，且與碧微分離已久，彼此痛癢不復相關，今幸碧微振起奮鬥，力謀自立，又蒙諸至友如 兄等扶持，有所工作，亦足以慰藉其痛苦之心靈；而弟精神日疲，不能自存，命運偃蹇，日暮

途窮，輒思得人為助。昔兩全之計，竟不可得，故擬解決不可援救之局，以應未來逆運。

茲擬處置家庭辦法，懇 兄轉告碧微，情緣如此，天實為之，碧微必欲恨我，我亦祇得聽之，雖弟初心，豈敢如此？抑如去冬之隱忍，猶且無濟，寧非天乎？惜適當國難嚴重之際，允稱無聊之極者也。

(一) 不論碧微有無收入，弟以每月所得三分之一與之，兩孩歸碧微撫養，用費由弟負擔，但以儉約為原則。

(二) 兄得此函後，弟即與碧微正式脫離，為餘生計，不能不解決，亦想不到更善辦法；諸好友向來盛意，只有銘諸肺腑，倘加責備，弟又何辭？臨書悲梗，不盡縷縷。敬頌暑祺
悲鴻拜啟 七月二十九日

天狗友勸懸崖勒馬

郭有守與徐悲鴻夫婦相交二十年，在巴黎時是「天狗會」的會友，回國後來往至為密切，後來又是傅厚崗新居的鄰居；如今蔣碧微又託郭太太的福而住進「光第」，算是戰亂中互相依靠的患難伙伴。眼看這對夫妻由眾人艷羨，卿卿我我，鬧到夫妻反目，形同陌路的地步，箇中是非恩怨，自然不是局外人所能理解，然而站在朋友立場，本著愛人以德的原則，當然是希望他們言歸於好；因此，郭有守接信後，便洋洋灑灑的寫了

一封文情並茂，鏗鏘有聲的長信，無非是希望徐悲鴻懸崖勒馬，務必多加考慮。這封信的原文如下：

悲鴻兄：接到七月二十九日的來信，讀了以後，實在有受寵若驚之感！我既不是法官，也不是受任徐府家庭法律顧問的執業律師，要像你信上所謂：「兄得此函後，弟即與碧微正式脫離！」試問，我那來這種權力？又那有這種責任與義務？這不但使我深感駭異，還必須向你否認！因為此項名義，我是受之有愧，卻之亦不算不恭。我在你的來信中，可謂而推測的計有數項，請為你一一陳述：

(一) 你說「家庭之變早至無可挽救」，不是真的到了如此嚴重地步，真的不可挽救了嗎？我看你還要三思！假如在某種情況與條件之下，纔能夫婦言歸於好，我雖然駑鈍，仍願與諸友好向嫂夫人進言，希望能盡最大之努力，以達到你的願望。但是必須請你將某種情況與條件，明白告知，才好進行；恐怕嫂夫人並未認為夫妻絕對不能復合，而且希望恢復舊日情感，也未可知，你之所謂不可挽救，僅是片面的說法而已！

(二) 你的信中有「輒思得人為助」之語，不知是否有意再婚？再婚的對象是否即為孫女士？請你也明白告知。你與孫女士的感情究竟進展到何種程度？這是老

朋友們所深切關懷的，你能告訴我嗎？以我之意，結婚一層，似可從緩，因為元配之脫離手續，如未辦得十分妥當，為此惹起糾紛，實在是不值得！這種自投羅網的作法，即使為了愛情，也應該鄭重考慮，像你這樣高明的人，總不能說我的話不對吧！

(三) 你又說「不論碧微有無收入，我以每月所得三分之一與之」。此處所謂的「每月所得」，應該是指你的全部一切收入而言，想來不是單指某一處之薪俸而計，因為時局不定，薪金收入可能減少，或者竟至完全沒有。嫂夫人生活攸關，到了這種狀況，她又怎麼辦呢？所以只有祝你永遠收入不斷，但這究竟不可靠。像你這樣的當代藝術大師，作畫所得，應該遠較月薪為多，因此盼你能對這一點加以明白解釋，否則將來不知每月三分之一究竟有多少？以我等朋友之意，總希望不至於有這一天。

(四) 兩個小孩嫂夫人撫養，用費由你負擔，這很妥當。但也應由你規定一個數目，交給嫂夫人分配，倘若毫無規定，在執行上似頗困難。兩個姪兒資質甚佳，如能善加培養，前途必然無量。你是他們的父親，當然會關懷他們，無須乎我這麼過於顧慮。總而言之，在我等朋友的立場，都盼望你們和好如初，消除一切意見；所以我在得到你的信後，還未

敢告訴嫂夫人。因此請你將心中所要提出之和好條件，明白相告，使素蒙不棄之老友如我者，可以做最後一次調解之努力。

倘使萬一雙方都不願言和，那就要訂定一項解決辦法，則一般所通行者有兩種：

甲、分居：由夫方供給贍養費一次若干，以後每月各若干，但男女均不得離婚，即使各有相好，贍養費亦不得變更。

乙、協議離婚：贍養費及每月供給若干，與分居相同，但男婚女嫁，可以各聽自便。

以上兩種辦法，均須雙方同意，條件說妥之後，然後請出法定人數之證人，寫立合法之契約，然後才可生效；決沒有片面致友人一信，就算離了婚的。如果以上兩種辦法，雙方不能擇定一種，勢必鬧到法庭相見，徒然給別人看笑話，那才是最下乘的離婚手法。

閣下的事使我不能不有所感者，以我們出洋吃麵包十幾年，平素號稱天狗，還不能超脫世俗之見，非要離婚另娶，這又何苦！天下到處都有美女，又怎能個個娶來為妻？你實在太傻了！以一個大藝術家竟這樣看不開，恐怕將來會受累無窮，實在為你可惜，還望懸崖勒馬，早日返渝，並希望你答覆。祝暑安

弟有守再拜八月十二日。

經過郭有守這麼分析、質疑、勸說及解釋之後；看來徐悲鴻的那封信，完全是一時衝動，一廂情願，漏洞百出，甚至是頗為幼稚的自說自話而已。

當然那封信是經過孫韻君認可了以後才寄發的，無奈小妮子對婚姻問題更加外行，事後就常識的層面想想去，才發現私人函件根本產生了任何法律效果，而且信件只是對特定的一個人表達意見，衆多的人何由得知。

於是在發信後的第三天，也就是七月三十一日，徐悲鴻又在廣西日報上刊出了一則啟事云：

「徐悲鴻啟事：鄙人與蔣碧微女士久已脫離同居關係，彼在社會上一切事業概由其個人負責，特此聲明。」

這一則啟事，有人從廣西日報上剪了下來寄給蔣碧微，蔣碧微一向是提得起放得下，經得起打擊，受得住折磨的女強人，這一回卻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的傷心欲絕。她哭著對郭有守的太太說：「二十年前我一個不出閨門的十八歲少女，不顧一切的跟他私奔到日本，沒有明媒正娶，沒有洞房花燭；如今反而成了他抓住的把柄，居然把我們的關係，定位在「同居」上，對他來說不外乎是想要抹煞自己的責任，對我而言簡直就是莫大的侮辱。他作得太絕、太過惡毒，就算我睡在棺材板上，也不會忘記！」

郭太太也覺得這個「啟事」登得太薄情了，心想：人家一個黃花大閨女，跟著你到處流浪，攜手走過艱困的歲月，更為你生兒育女，雖然未曾舉行過正式式的結婚典禮，誰不知道蔣碧微

是徐悲鴻的太太，這樣的啟事，實在有欠厚道。

徐悲鴻雖然把蔣碧微貶抑為「同居人」，而且為「久已脫離同居關係」的「過去式同居人」；然而中大藝術系先後期的學生，仍然是徐師母長、徐師母短的叫得十分親切，並沒有接受他們老師的觀點。至於一些朋友也都不以為然，朋友的太太們，更是把徐悲鴻罵得不值一文錢。一般社會人士的批評，可以傅斯年致蔣碧微的短簡為代表，他說：「悲鴻先生之登報詞，使人驚心動魄，深感人生之慘酷耳！凡人之家務事，他人皆不可置詞，然措詞如此，豈止薄倖，直可為人道悲矣！」

看來無論親疏遠近，對於徐悲鴻這種不近人情的作法，莫不為之齒冷；然而當時也在桂林的沈宜甲卻熱心兼贊同的站在徐悲鴻這一邊兒，興致勃勃的拿著報紙上的「啟事」去見孫傳璵。原以為可以作個現成的媒人，不料卻惹得孫老先生破口大罵，把沈宜甲撞了出去。口裡還直嚷著：「簡直是無情、無義、無聊兼無恥！」

孫家父母嚴禁孫韻君再與徐悲鴻見面，隨即收拾行裝，不幾日後便離開了桂林；徐悲鴻綺麗的美夢，遂徹徹底底的成了泡影。

恩怨是非拋上九霄

「八卦」是廣西北部山區河池縣屬的一處村落，崇山峻嶺，行旅為艱，然而雲橫山腰，溪唱幽澗，佳木蔥蘢，峰巒蒼翠，儼然就是與塵世隔絕的人間仙境。

徐悲鴻給好友郭有守寫了一封那樣的信在先

，又鬼迷心竅的在廣西日報上，登了那樣的一則故事在後；郭有守老實不客氣的冷嘲熱諷，把他數落得體無完膚，接信後孫韻君與家人業已離開桂林。美夢破碎以後，午夜捫心，想到故事上的措詞的確有點太過刻薄；不要說與自己同甘共苦二十年的妻子不能原諒，就連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。如此幼稚兼衝動，這樣薄倖加狠心，不必別人來批評，徐悲鴻已經為自己定了罪名。沒有顏面回到重慶，也沒有心情浪跡桂林，他要把自己放逐到桂北的山區，像苦行僧似的來懲罰自己，因此他便翻山越嶺的到了八步。

租住在山野獵戶人家，點油燈，喝山泉，吃的是野味，住的是茅屋，夜晚在狼中入眠，清晨在鳥語中醒來；白日學習靜坐，逐漸感到心靈澄澈，萬念俱寂，一切榮辱好惡，恩怨是非，都一齊拋向九霄雲外了。

在他初抵八步時，心不能平，氣不能順，曾經寫信給郭有守，答覆來函所詢問的問題云：

子杰吾兄左右：奉長函極諷刺嘲罵之致，老友因關懷而壯懷激烈，夫豈可怪？惟「天下多美女，安得一一妻之」數語，可謂不知弟者。但弟此時亦不暇辯，承兄願為最後之努力，至為切感。弟明知無益，不敢勞煩。蓋碧微從前雖對弟切齒痛恨，究亦尚具恩愛，自去年八月以後，便只有恨而無愛矣！弟當年容有二心，但未嘗無愛，且從未甘心如來函所指之俗氣。嗣後日夜思維，覺得雖說不是冤家不聚

頭，畢竟不能完全以恨結合，若謂相處可似朋友，而世上實無氣味全不相投之朋友，至於兄弟姊妹，我又不必如是怕他！弟以國難之故，回心轉意，儘量卑鄙，以冀復修舊好，侍候月餘，不特毫無影響，且變本加厲，借題發揮，以是知人心已變，不能挽回。況寄人籬下，全無辭色，胡能靦顏久留。

最後之努力，弟已親身試驗，完全無效，所以兄亦不必多此一舉。弟良知未泯，她雖對我如此，我總不忍拋棄，故甘願擔任其生活所需，亦因弟之收入較之為多，否則一受辱被逐之我，寧來供養逐我之人乎？

尤不可以為弟之態度，為緩和法庭見面，此固非弟所願，惟人家以為非如此不行，我也沒有辦法。總而言之，光第生活，弟決不再試，弟願多保持一些對碧微的好感，至於沒世。

若兄以弟所陳為不盡善，敬懇兄集弟親友一二人，若白華兄、斯百弟，商議一更好辦法，不必令任何一方吃虧，交弟執行，無不樂從。

未來如何？此時不得而知，結果恐亦難別雅俗，不問其為天狗為土豬，總是那麼回事。弟因心力交疲，孫女士已離開廣西，頃來八步小住，此地為礦區，不燒煤，故甚清潔，工人生活，亦可入畫，但其工逸而不勞，與世隔絕，每日殺

死多少蝦仁，毫無所知，亦倒罷了。敬候僥福 弟悲鴻拜啟九月二日

看來這封給郭有守的信函，比一個月前的那一封心平氣和多了。先前與孫韻君陶醉在灑江的山光水色之間，一切都希望快刀斬亂麻似的作個清理及了斷，只顧自己，不管旁人的感受，更不擔心能夠行得通否？如今媿媿道來，雖然也有自己的執著，畢竟是入情入理多了。

徐悲鴻的信中提到「自從去年八月後，便只有恨而無愛」，因為前此蔣碧微雖然同他要脾氣，使性子，然而可以感覺得出來，其中仍然存在著濃郁的愛意；然而八月份他由廣西趕回南京，想要接全家往廣西避難，妻子的冷峻態度與尖苛言詞，使他從體外一直冷到心裡，他清楚的感到自己的妻子已經不再愛他了。

因為那時蔣碧微已經敞開了心扉，接納了張道藩，再也沒有空餘的位置容納徐悲鴻了；固不論徐悲鴻如何的移情別戀，仍然有數度回頭的時候，而蔣碧微一經移情他屬，可就永遠不再回頭了；還有就是蔣碧微對她的情敵孫韻君及李雲貞，三番兩次的口誅筆伐，然而徐悲鴻則對張道藩始終未置一詞，如此看來，若非太過厚道，就是太過窩囊了。

隱身八步作畫百幅

徐悲鴻在八步心境平靜無波，逐漸培養一片禪意，於是整日埋頭作畫，竟然畫出了上百幅意境清奇的國畫，在他一生的國畫作品中，佔有極其重要的份量。

雖然妻子蔣碧微對他已經是恩斷義絕了，但他仍然記掛著岳父蔣梅笙，於是輾轉託人帶信至上海，請老丈人取道香港，再沿西北北上，並約好在桂林見面，然後再由自己親自護送老人家入川。

徐悲鴻原想藉著護送岳父至渝的這一事實，挽回眾多友好對他薄倖的批評；詎料蔣梅笙接信後立刻成行，很快的便到達桂林，當時徐悲鴻正在八步埋頭作畫，沒有想到岳父來得那麼快速，因而錯過了表現的機會。

蔣梅笙在桂林左等右等不見徐悲鴻出現，遊過了八桂風光，仍然見不到女婿的人影；於是便搭車經貴陽入川，路上盤川用罄，還是向劉大悲借了錢才能抵達重慶。原本是徐悲鴻可以用來取悅妻子及平復眾人觀感的一著棋，竟然失之交臂，不免令人覺得大為可惜。

購得長卷赴星展畫

既然錯過了這一著棋，另外又來了一個機會，先是新加坡邀請徐悲鴻前往舉行展覽，接著印度的邀請函也由重慶中大轉來廣西；徐悲鴻在八步得到了消息，匆忙下山回到桂林，已經是民國二十七年（公元一九三八年）初冬季節了。

為了預防敵機濫施轟炸的損失，除了整理出前往新加坡及印度展覽的作品而外，其餘的畫幅及收藏品全部裝箱加封，存放於桂林的七星岩洞中，直到抗戰勝利，徐悲鴻的藝術作品及收藏，絲毫未受損傷。

徐悲鴻揚言此次出國展覽所得的售畫金錢，

悉數捐獻給國家，以盡國民的義務。這又是一著棋，是爲了對社會的回饋，更是對自己薄倖行徑的一種彌縫作爲。

歲暮天寒時，徐悲鴻由桂林出發，準備經由廣州，轉由香港前往新加坡。船到西江江門，由於廣州淪陷，遂泊靠一處名叫四會的濱江小鎮半月之久；其間當地有一位畫家陳嘉種，曾在廣州任教，聽說大畫家徐悲鴻泊舟江干，於是專程邀請其登岸接受款待。

酒酣耳熱之際，陳嘉種捧出一幅山水長卷，題曰「西江尋夢圖」，懇請徐大師指教。徐悲鴻詳加審視，說是構圖、設色、筆法，皆已臻上乘；陳嘉種固請指正缺失之處，徐悲鴻先告過罪，然後幽默的說：「此圖爲『西江尋夢圖』，若改題爲『長江尋夢圖』或『黃河尋夢圖』，甚至叫『黑龍江尋夢圖』亦無不可！」

陳嘉種愕然道：「然則如何畫來，才能叫作『西江尋夢圖』呢！敬請明示。」

於是徐悲鴻徐徐的解釋說：「既然畫的是廣東西江，就應當畫出西江一帶的地域特色和環境標誌。如果用屋舍來表示，則廣東房屋的結構自是與別處不同；如果用植物來表示，如長江以北少竹，黃河以北更是罕見。就竹而分，廣東廣西多是叢生的慈竹，不像是江、浙、皖、贛及兩湖地區，竹能成林。再者，福建、廣東多見垂根之巨榕，江南各地也有榕樹，但不垂根，而葉大。另外，芭蕉在廣東結實繁累，其他各地的芭蕉則只開花，而不結實。廣東地近熱帶，多參天的棕櫚樹，如果你能多畫幾株，再添上結實繁累的芭

蕉，以及點綴一棵垂根的大榕樹，這幅『西江尋夢圖』，就無懈可擊了。」

陳嘉種自然是恍然大悟，而且更對徐悲鴻淵博而熟悉的地理知識佩服不已。總算經過了陳嘉種的協助，徐悲鴻才輾轉到達香港。

在香港小作停留期間，有人介紹徐悲鴻去看一位德籍夫人收藏的中國書畫。據說她的父親在中國擔任外交官多年，酷愛中國書畫，總計收藏了四箱，死後便由其女兒繼承；畢竟外國人審美觀念不同，徐悲鴻看了很久，都覺得不過爾爾，不免爲之意興闌珊。

等到打開第三箱時，徐悲鴻忽然覺得眼睛一亮，一幅很長的人物畫卷，奇跡般的出現在他的眼前，使他震撼，更使他愛不釋手，於是便向對方以重金購下這幅唐人的名畫。

這是一幅唐代畫家的白描人物手卷，絹底呈深褐色，畫面上有八十七個人物，造形優美，體態生動，線條更是出神入化；雖然沒有著上任何顏色，卻產生了渲染的效果，展現了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傑出成就。

徐悲鴻獲得了這幅「八十七神仙圖卷」，心中十分滿足，歡天喜地的靜候海輪前往新加坡舉行展覽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